

晦庵朱文公易說

二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二

兩儀

陰陽奇耦附

兩儀者兩箇儀象也非是指天地之形而言伏羲初畫

陰陽指言此二畫為陰陽之象故曰兩儀也 劉砥錄

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其實則是一箇道

埋李方子錄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

身言之只是一箇物若做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

女又是兩箇物事 林學蒙錄

問嶺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人

曰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

祝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

故曰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
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恐是字說
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
其氣有所歸矣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李闕祖錄

易字義只是陰陽同上

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老陰陽錯總交換代易之謂揚與言語畧

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同上

龜山過葺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

箇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最好只是一陰一

陽似出許多般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

卦畫沒幾箇卦畫憑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
易來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易便是乾坤
乾坤便是易似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
一箇陰陽做底黃顯子錄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
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
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
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
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
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
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傳拱字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
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

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
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
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
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
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
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
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
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
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
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
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
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
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振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

爲君子之德也

金華潘公文集序

莊周曰易以道陰陽不可謂他無見蓋易自四象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說箇陰陽下至脩養方技等家亦只是用此二字而已魏伯陽叅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吳必大錄

或問中庸十二章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老佛之謂道也先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缺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

去更無此亨窒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

輔廣錄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湏知三絕章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章編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先生言卦爻因儀象而生立也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天地間只有箇竒耦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做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

理

先生曰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

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峽崎

徐寓錄

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否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又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

徐寓錄

或說一是乾初畫真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坤初間只是一畫者二到有二畫方成乾卦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

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化
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
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
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氣
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些
當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
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着它日月男女
化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
背面老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蕭佐錄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
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
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
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寄高錄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也

兩者所以推於二所以為兩

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

橫渠此語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

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正蒙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

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以離。揚道夫錄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

四陰也

杏林振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半所以不同

黃顯子錄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

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

見就天地間着實處如何驗得先生曰一物上自各

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是陰而氣則是陽如晝夜之間晝陽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箇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是這易從那生這喚做用揲著取卦便是用處

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周子太極圖陽動之中有墨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政此意也

政離。劉砥錄

總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
別者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
示人若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總爲
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
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它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
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
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今
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
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
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
吉者何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
爲而爲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
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

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
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
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己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
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无所
往而得其利此是本文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
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爲之
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未必待遇事
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
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乎日常常
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曾
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又
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

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

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這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

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爲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
答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

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答曰如云天

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鄭文振問五十以學易先生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

理合如何其他書則一事是一理惟是易却說得闊

如已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

錯總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

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

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

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

畫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總爲六十四卦凡

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

陽消長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所學者學此而已把

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

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元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元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元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話多以盛滿爲戒如云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